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40nB492

萬峰和尚語錄

明 時蔚說　普壽集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翁弘智序
    - 崇裕序
    - 宗泌序
  - 住蘭溪州嵩山聖壽禪寺語錄
  - 示眾
  - 頌古
  - 法語
    - 寄雪山熙長老
    - 寄仰山無念學首座
    - 寄日照慧首座
    - 寄寶峰真首座
    - 示虎丘圓首座
    - 示應侍者
    - 送如大海
    - 示上人
    - 示淨慈性海真藏主
    - 示虎丘現藏主
    - 示徑山照藏主
    - 示因禪人
    - 示悟首座
    - 示靈隱妙藏主
    - 寄海舟慈首座
    - 寄天界華首座
    - 贈陸鑽龜
    - 示正菴主
    - 示普祥居士開肆
    - 示就上人
    - 示普明尼
    - 示本果尼
    - 贈瑛首座
    - 贈清首座
    - 寄源首座

    - 寄寶藏首座
    - 寄果林首座
    - 寄懶牛菴主
    - 寄光寂照
    - 示本澄尼
    - 示信上人
    - 示徒十首
    - 示出家十首
  - 佛祖讚
    - 釋迦佛
    - 釋迦半身
    - 出山相
    - 魚籃觀音
    - 童真觀音
    - 涌壁觀音
    - 梵相觀音
    - 觀音
    - 源上人讚
    - 壽上人讚
    - 昱上人請讚
    - 維摩
    - 達磨
    - 童真五祖
    - 五祖
    - 六祖
    - 布袋
    - 朝陽
    - 對月
    - 蜆子和尚
    - 船子和尚
    - 趙州
  - 警策
  - 破衣歌
  - 塔銘
  - 傳
  - 後跋
  - 附出三玄原頌
  - 附刻東明寺虛白慧昌禪師塔銘

- 卷目次
  - 1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刊萬峰和尚語錄舊序

萬峰和尚蚤歲於虎跑室中得其肉，壯歲於伏龍室中得其髓，自是通身慶快，徹骨清涼，無一絲毫為障為礙。爾後張鋪席於蔚嶠，開飯店於嵩山，不假文字，不資語嘿，單單以一色本分草料接人，而四方來者如歸，不舍晝夜。室中得指明心者，莫知其數；嗣法立宗者，列布山川。化緣既終，其徒齡山壽上人捧此帙過苕溪之上，見示於稿室，稿室即合爪加額，焚香三復，既而掩卷而謂齡山曰：「老師已和盤托出，盡在此書矣！正是活人之丹，殺人之藥，故其胸中流出一一高玅，使天目正宗、伏龍的派，二十年後話當大行。」或問余：「何以知之？」曰：「我知言。」

洪武癸亥秋季月吉日，前淨慈稿室翁弘智題。

語是謗，嘿是誑，語嘿向上有事在。今觀萬峰蔚禪師舉古驗今語錄，所謂言言見諦、句句朝宗，一一皆是胸襟流出，浚天目正派之深，得伏龍心髓之奥，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燃龍猛膏，變連山石，斯之謂歟！然語嘿向上事，非頂[寧*頁]具眼者莫能辯之。其嗣法弟子茲欲刊行於世，遠來請題於上，余見其誠，故書之。

阿育王山弘辯崇裕，時年八十。

從上宗師應機接物，直是斬釘截鋜，初不以言句示人。至如雲門大師說法，如雲如雨，猶不許記錄其語，懼屬流布也。今萬峰蔚公禪師出天目之門，入伏龍之室，一出世住山，即菴居中吳垂三十年，履真踐實，吳人多服其化，而登其門者可謂駢肩縈跡，但隨機開導，未嘗以言句形於紙筆。其徒華首座私錄其語，間以示予，請識其後。予聞此老末後一段光明尤為卓異，宜乎吳人家繪其像而敬事之，所錄之語特其土苴緒餘耳。雖然，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讀是錄者忽然築著磕著，洞見此老心肝五臟未必無其人也，故為書之。

洪武癸亥春前住天界全室叟宗泐書。

姑蘇信士萬應鵬，捐資重刻萬峰禪師語錄一冊，計字一萬七千六百，板刻增書三項，共銀六兩二錢。所冀見聞披讀，咸悟祖心，獲福無窮，傳燈不盡。

板藏鄧蔚萬峰禪院流通。

萬峰和尚語錄

參學比丘　　普壽　　集

萬峰十一世嗣法嫡孫法藏　較重梓

住蘭溪州嵩山開堂。上堂，拈香祝聖云：「此香爇向爐中，端為祝延　今上聖壽。恭願三千大千世界盡屬華封，百億萬億須彌咸歸正化。」次拈香云：「奉為伏龍山聖壽禪寺佛慧圓鑒千巖和尚，用酬法乳之恩。」
就座。「千聖難明不了因，代代相傳古到今，今日嵩山重舉似，鐵樹花開別是春。向無影樹下打眠，宏開飯店；於虛空背上經行，大闡宗乘。塵塵剎剎全彰，物物頭頭合轍，擊碎魔王窠臼，斷送衲子命根，不作奇特商量，不作玄妙解會，直得淨名杜口共贊昇平，巖頭密啟咸宣至化。正恁麼時，開堂祝聖報恩句子作麼生道？」良久，云：「一片定光暉宇宙，直教萬國奉君恩。」
上堂。舒兩手，云：「大開方便門，便從這裏入。」復握雙拳，云：「閉卻牢關，說家裏話。且道不開不閉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斂僧伽黎，下座。
施主請說大法，陞座，良久，云：「三世諸佛如是說，歷代祖師如是說，天下老和尚如是說，嵩山道者亦如是說。若有不如是說者，與他三十棒；若有如是說者，亦與他三十棒。何故？」卓拄杖一下，云：「嵩山門下，令不虛行。」下座。
上堂：「現成公案不肯承當，卻向嵩山追求何物？若言求佛，汝即是佛；若言求道，道無可道；若言求法，法本無法。切莫妄想。」時有僧問：「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嵩山境？」師云：「四面好山擎日月，一湖秋水浸青天。」問：「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三仙描不就，終不與君傳。」問：「如何是目前事？」師云：「眉毛眼上橫。」問：「莫不是他安身處麼？」師云：「錯認定盤星。」進云：「爭奈觀山觀水何？」師云：「觀外如幻，觀內亦然。去此二途，汝作麼生觀？」僧無對。師乃云：「只如老子道：『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亦是吾宗金鎖玄關之難，何況觀山觀水、觀佛觀法？所以道：『不是目前法，亦非目前事。』且道是個甚麼？」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示眾。舉：「古德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淨法身。』堪笑古人猶在聲色裏作活計，要見清淨法身太遠在。既不在聲色裏，畢竟在甚麼處？會麼？」良久，云：「須知更在青山外。」
設齋，示眾。舉：「古德云：『不見三頭六臂，卻能拈匙放箸。』也大奇，也大奇。」拈拄杖，指左邊一指，云：「這裏是山，那裏是水？」又指右邊一指，云：「遮裏是水，那裏是山？」舉拄杖，云：「這箇是拄杖子，主在甚麼處？向這裏一一見得明白，許你有口堪喫飯。然雖恁麼，亦未見他三頭六臂在。且道那裏見得？」拈拄杖，一齊打散。

正月初一，示眾。云：「月頭是初一，光明漸漸出；月尾是三十，光明何處覓？假饒老釋迦，也道拈不出。拈得出，萬事畢。大眾！若有人道得，出來道看；如無，嵩山與你諸人露箇消息。」舒兩手，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下座。

一日，有二僧來參，師問云：「那裏來？」僧云：「隴西來。」師云：「我聞隴西有鸚鵡，是否？」進云：「是。」師云：「還會吟詩作賦麼？」進云：「會。」師云：「吟甚麼詩？試道看。」僧無對，師打一棒，云：「妄語漢！汝不從隴西來。」師云：「第二員道看。」僧作舞勢，師云：「是即是，爭奈上大人丘乙己？」

示眾。(以拂子打圓相)云：「天地未分，日月未明，這一著子，觀時無物，聽時無聲，無色無聲，如天常清，如空常明，聖凡俱泯，生滅全沉，動靜不生，非假非真，了無邊表，亦無昇沉，空空寂寂，絕見絕聞。你還識麼？若向這裏得箇消息，便可與三世諸佛同一眼見、同一耳聞，歷代祖師一口所宣、一音演暢，放光動地，亙古亙今，開迷情之眼目，洗執垢之塵心，轉萬物為自己，轉自己為萬物，融通法界，變化山川，說凡說聖，說有說空，說權說實，俱無障礙，亦不滯於空寂，亦不沉於有無，亦不墮於凡聖，亦不落於生死，放行把住，機輪互換，出沒捲舒，縱橫妙用，法法全彰，建立也在我，掃蕩也在我，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若也悟處不真、見處不實，執凡執聖，說是說非，沉空守寂，盡是生死垢心輪迴根本。如今多見叢林中有一等兄弟家，終日說禪自不識禪，終日說法自不識法，終日說般若自不識般若。諸仁者！還要識般若麼？莫是德山棒、臨濟喝麼？莫是香嚴上樹、雪峰輥毬麼？莫是雲門胡餅、趙州吃茶麼？所以道：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大丈夫漢不可匆匆草草，迷頭認影，埋沒自己靈光，辜負先聖垂慈之妙。佛祖無傳而傳之法、無得而得之心，此心此法，頭頭合轍，處處逢源。何以將心捉心、以佛覓佛？若能如是，轉無交涉。如今要得徹去，嵩山與汝露箇消息。」(豎拂子云：)「是佛是法，是心是道，是照是用，是主是賓。」(作圓相云：)「非佛非法，非心非道，非照非用，非主非賓。馬大師云：『即心即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正為此也。向這裏見得明白，方是吾家種草，臨濟兒孫。只如法眼和尚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兄作麼生會？』修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法眼云：『恁麼會又爭得？』修云：『某甲只與麼，和尚又作麼生？』法眼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於此有省。保寧勇禪師頌云：『石城親切問同參，不語東西便指南。明暗兩條來往路，依稀屈曲在煙嵐。』二大老：一人面南看北斗，一人步行騎水牛。嵩山即不然。」(以拂子打圓相)云：「寥寥自在本無說，寂寂空空豈礙留？蕩蕩悠悠無可立，心心不易絕玄鉤。」

因僧論禪教，示眾。云：「如來妙道難解難知，靈山會上五千退席，大覺世尊愍物垂慈，開演三車，誘引諸子出離火宅，然後但以大乘而為度脫。若總不說，不為眾生普施妙道；若別有說，反令眾生隨於諸有。經云：『一切諸世尊，皆說一乘道，我有方便力，開示三乘法。』世尊如是剖露，太煞老婆心切。後學初機不知聖意，往往沉於語言之下，不能體會玄微，徒觀標月之指，不睹當天之月，遂以語言文字為礙，醍醐上味翻成毒藥。豈不聞世尊云：『為了此事，更無餘事。』為你學人不明自己是佛，向外馳求。先聖以慈愍故，遞相出興，遞相傳授，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或威或慈、或擒或縱，或隱或顯、或棒或喝，頭頭顯露，處處全彰，即要當人直下領會玄旨，不得已而為之，卻將蜜棗子換汝苦葫蘆。水潦和尚見馬大師，欲伸問間，被馬祖一腳踏翻，起來呵呵大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即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了了分明。若也住心觀靜、舉心外照，攝心內澄、凝心入道，總是無風匝匝之波。我此一門，只貴利根上智領之於二言之下。若也世智辯聰，縱然通得一大藏教，乃至九經十七史、諸子百家，只贏得口頭滑，於本分事遠之遠矣。士大夫有留心意於此者，多謂佛道懸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又謂千生學威儀，萬劫學細行，如何博地凡夫便得入手？此皆自推一座須彌山，一障障了。豈不見黃山谷道人問道晦堂，因論吾無隱乎爾，山谷於是瞥地。張無垢居士初見靈隱明、善權清，久之不契，及登妙喜之門，因論但知格物，不知物格，頓悟厥旨。世出世間得人憎，無出遮些子，如水行地中，無往而非水。若謂水專在，是此澄清大海惟認一浮漚目為全潮。若果得此事，入手只消一滴，便可興波作浪，全卷全舒、全起全滅，盡浮幢王剎海皆具吾一滴中矣。倘或不然，只守澄澄湛湛，未免死水裏淹殺。大丈夫漢向威音王以前空劫那畔擔負得行，何處有許多周由者也？豈不見臨濟在黃檗會下問祖師西來的的大意，三度問話，三遭痛棒，不領玄旨。後至大愚和尚處，被他一拶，豁然大悟，便道：『黃檗元來佛法也無多子。』大愚云：『你適問有過無過，便道黃檗佛法無多子，畢竟有多少？速道！』濟於大愚脅下[祝/土]三拳，到這裏一點子也謾他不得。自後開堂演法，顯大機、發大用，開鑿人天眼目、發揚佛祖宗猷，機鋒如石火電光相似，實難近傍。凡見學人入門，便喝示眾云：『有時一喝是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是踞地獅子，有時一喝是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敢問諸人道：阿那一喝是金剛王寶劍？阿那一喝是踞地獅子？阿那一喝是探竿影草？阿那一喝不作一喝用？向這裏緇素得出，許爾具一隻眼，看破臨濟祖師。會麼？會麼？」喝一喝，云：「是金剛王寶劍？是踞地獅子？是探竿影草？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又喝一喝，云：「是

照？是用？是照用同時？是照用不同時？」又喝一喝，云：「是賓？是主？是賓主同時？是賓主不同時？遮裏會得，亦未全提。如臨濟會下，兩堂首座齊下一喝，且道：那喝是主？那喝是賓？遮裏見得徹去，便見臨濟老人立地處，便見汾陽、白雲、慈明、楊岐祖師立地處，便見自己立地處，便見大地眾生立地處，懷藏智鑑，鑑在機先，顯發大用，用超格外，以至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無不知之。如今叢林參學高士至死不明此事，病在何為？堪嗟學人不了，妄自執法為病，以病攻病，致使佛性愈求愈遠、轉急轉遲。伶俐漢回光返照，直下知非，藥病兩忘，眼睛突出，爍破山河大地、耀開百億須彌，全卷全舒、全殺全活，捉敗德山門戶、看破臨濟家風。是則是，要見德山即易、要見嵩山即難。何故？須知死句中有活句、活句中有死句、死句中有死句、活句中有活句。」(驀拈拄杖，舉示大眾，云：)「會麼？善財到此無行路，有在渠儂彈指間。」

示眾。「從上佛祖剖露單傳，開權顯實，說玄說妙，契理契機，只要學人識取自心，累他先聖曲垂方便，誘進斯門。所以道：『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此珠人人具足，箇箇圓成，非特如來藏中，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何嘗少欠？若佛若祖，是聖是凡，莫不皆有此珠。汝等諸人六根門頭放光動地，因甚不見？即為情生智隔，想念體殊，無端雜毒種在八識田中，醍醐上味翻成惡水，埋沒自己靈光，決定無由得見。若是決烈丈夫，直下一刀兩段，不被邪師惑亂，不受塵緣繫縛，具大眼目，具大手段，直入斯門，得獲大寶。豈不見大梅常禪師參馬祖，問云：『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便向大梅一住二十年。馬祖令僧去探其是否，僧到便問云：『和尚見馬大師，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常曰：『向我道「即心即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祖佛法近日又別。』常曰：『作麼生別？』僧云：『又道「非心非佛」。』常曰：『這老漢惑亂天下人未有了日在，任他非心非佛，我但即心即佛。』看他一得永得，了無退失，遮箇便是參禪問道底英靈衲子，一見便了，更不狐疑。如百丈問長慶云：『如何是佛？』慶云：『騎牛覓牛。』僧問西明和尚云：『如何是佛？』尚云：『即汝便是。』便是自家珍寶，更莫他求。如斯會得，看破馬大師心肝五臟。苟或不然，更聽一偈：一對眉毛眼上橫，莫問渠儂短與長，八字打開全剖露，分明遍界雨花香。」

示眾。「禪無可參，道無可證。無證無參，是為禪定。定無所定，所定非定。欲得真定，但莫諍競。諍競既忘，不存心境。道本無修，從茲而證。如斯證者，方知無三界可出，無涅槃可證，無禪定可修，無輪迴可脫，無染無淨，不生不滅。古云：『不斷煩惱，而

證菩提。』煩惱即是菩提，菩提即是煩惱。離菩提即無煩惱，離煩惱即無菩提。菩提煩惱出乎心，更無別法。明只明自本心，見即見自本性。見又離見，離見之見，即見本心。本心非心，非心之心，即見真心。此名為正悟，此名為精進，亦名為解脫，亦名般若、真如佛性、大覺金仙，總是假名。如是悟者，方知佛與眾生，性原平等，無二無別。只因迷妄，不能修禪定智慧，淪墜生死苦海，無有出期。大覺世尊方便誘進眾生，假說六度萬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若無禪定智慧，布施持戒者何也？即貪嗔癡煩惱賊，劫奪功德法財。若無貪嗔癡，更無言說，五千餘卷如葉止啼相似。達磨大師，自西天十萬八千里道途，來至此土，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自後神光立雪斷臂，覓法安心。從此問荅為禪，頓契明心為道。嵩山到這裏，恁麼也三十棒，不恁麼也三十棒，恁麼不恁麼，亦與他三十棒。」(卓拄杖一下云：)「夜來風捲殘雲去，一輪明月照天心。」

示眾。「大凡參禪做工夫者，不得安然靜坐、忘形死心、澄空守寂、昏沉散亂，須是抖擻精神、猛著精彩、急下手腳、剔起眉毛、咬定牙關、提起話頭，立地要知分曉，不得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便就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上大起疑情，疑箇一歸何處，即將此一則公案盡平生氣力提在手中，如一柄銕掃帚相似，佛來也掃、魔來也掃，邪來也掃、正來也掃，是也掃、非也掃，有也掃、無也掃，掃來掃去，掃到無下手處、無著力處正好著力、無掃蕩處正好掃蕩，忽然掃破虛空，突出一箇苕帚柄來。囧！元來卻在這裏。在這裏，依前即是箇張上座，一翻翻轉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盡是自家珍寶、草木砂礫盡是自己法身，到這裏說甚麼一歸何處？只這一柄銕掃帚亦乃和身放下，坐斷常寂光，超出無生界，喚作無為無事人也。若是打不徹、透不過，切莫匆匆草草道我會禪會道，不用參疑。我問你：臘月三十日到來，從前會得底道禪用得著麼？所以參須實參、悟須實悟，不可弄虛頭、認光影，不求正悟，須向遮裏將本參公案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併作一箇疑團，頓在眉毛眼睫上，看定通身是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行也如是參、坐也如是參、靜也如是參、動也如是參，參來參去，通身是箇話頭，物我俱忘、心識路絕，澄澄湛湛、寂靜無為，驀然疑團子爆地一聲，直得須彌粉碎、大地平沉，迸出一輪杲日，照耀山川、遮藏不得，那時卻來嵩山門下喫痛棒。」

中夏，示眾。云：「達磨的的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且道性作麼生？一喝於此，直下死團百雜碎，便見青青翠竹顯真如，柳綠花紅明皎潔，風生虎嘯石龍吟，燕語鶯啼為汝決。衲僧家，活潑

潑，滿懷撒出夜明珠，獻寶波斯難辨別，放倒和衣打覺眠，一任天崩與地裂。其或未然，參。」
解制，上堂。云：「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解開布袋口，衲僧得自由。腳頭腳底風雲起，撒土揚沙輥入流。逼塞虛空無影像，啼鶯元在柳梢頭。畢竟作麼生取用？」喝。

本淨居士入山求語示眾

達磨至金陵，惟傳一心之法，面對梁王，廓然無聖。只此一句，已為諸人說破，聖量凡情悉皆掃蕩。自後德山舉棒，又是節上生枝；臨濟下喝，亦乃無風起浪。禾山打鼓、石鞏張弓、卓烏藤、拈麈尾，總不出維摩一默、巖頭密啟，何況嵩山寫長篇、書短偈，喚作開示初機、明今檢古？正是勝量未忘、餘心不息，違背少林直旨、迦葉別傳。淨居士如令要得徹去，但即放教胸次中空勞勞地、虛豁豁地，一絲不掛、一念不生，恰如皎月含空，照而常寂、寂而常照，自然為道相應。某自從至正十五年，禁筆不書頂相、不寫法語，單單一味杜田，將古人一則無滋味話八字打開、兩手分付，方來學者不肯直下承當，卻在那邊咬嚼、這邊穿鑿，返被這些子銀墻鐵壁礙在面前，銷鎔不得。若是了事丈夫、英靈傑士，於未舉以前一拳打透、一腳踢翻，誰敢向你諸人潔淨地上撒土拋沙？居士特特入山禮拜、設齋求語，以為入道津梁，爭是我宗無語句、無一法為人？居士既信得及，便就父母未生已前看道：那箇是我本來面目？二六時中，折旋俯仰、靜鬧閑忙，心心無間、念念相續，即恁麼參去、即恁麼疑去。忽然泥團子爆地一聲，撞破面前銀山鐵壁、踏著本地風光，土塊泥團呵呵大笑，方知此事不在語言文字上。勉之，勉之！
又云
四十餘年除糞來，清清淨淨絕纖埃。如如寂寂那伽定，肚裏無痾口懶開。

頌古

門人　普華　普慈　集

世尊昔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眾皆默然，唯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與摩訶迦葉。」
師拈云：「世尊也是無風起浪，捏目生花；迦葉亦乃承虛接響，無事生非。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阿誰欠少？且作麼生分付？既以

迦葉破顏微笑，直下承當，此一枝花付與迦葉了也。只今花在世尊手裏？迦葉手裏？試道看。」

「瞬目揚眉只此枝，栽培深處幾人知。傍觀若不揚家醜，無限香風付阿誰？」

世尊陞座，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下座。

師拈云：「世尊也是起模畫樣，文殊亦乃見境生情，出來道箇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且道此語落在文殊處？落在世尊處？」

「輕煙薄霧實難描，更有何人手段高？驚起暮天沙上鴈，雙雙飛去入雲霄。」

阿難問迦葉云：「世尊臨滅度時，傳金襴之外，別傳何物？」迦葉喚阿難，阿難應諾。葉云：「倒卻門前剎竿著。」

師拈云：「迦葉喚阿難，暗號私通；倒卻門前剎竿，依前不會。若問嵩山：『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只對他道：『低聲，低聲。』且道古人是同？是別？」

「金襴傳外復何傳，弟應兄呼強指南。倒卻剎竿緣底事，免教南北兢頭參。」

達磨西來，初見梁武帝，帝問云：「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磨遂折蘆渡江至魏。帝後舉問志公，公曰：「陛下識此人否？」帝曰：「不識。」公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至此。」帝遣使詔之，公曰：「莫說陛下詔，闔國人去，他亦不回。」

師拈云：「達磨大師當時何得道『廓然無聖』，卻被梁武帝進後語？若問嵩山：『如何是第一義？』吾即叉手默然，直教梁王進後語不得。且道畢竟如何是第一義？」

「廓然無法面梁王，無地容身暗渡江，直入少林巖下坐，無端又賺老神光。」

二祖可大師初至少林參達磨，立雪斷臂，悲淚求法。磨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求亦可在。」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磨云：「諸佛法印不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竟。」可即於此悟入。

師拈云：「九年面壁，暗地藏刀，立雪齊腰，泥中有刺。神光踏發毒箭，射中泥牛，卻道覓心了不可得，和贓捉敗。磨云：『吾與汝安心竟』，血濺梵天。且道『覓心了不可得』如何話會？」

「神光立雪夜深寒，達磨天明轉面看。斷臂安心流血髓，至今塗汙未曾乾。」

達磨大師將返西天，謂門人曰：「時將至矣，合各言所得。」時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即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合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

師拈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達磨大師分皮分髓，分別不少。且道有法付神光？無法付神光？若道無，少林因甚麼付囑？若道有，且道付箇甚麼？」

「勘破少林端的意，了無一法付神光。近前合掌施三拜，好肉無端剜作瘡。」

文殊一日令善財採藥去，善財普觀大地無不是藥，卻來報云：「無不是藥。」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拈一枝草度與文殊，殊提起示大眾云：「此藥草能殺人，亦能活人。」

師拈云：「善財拈起藥草，家醜無端露盡；文殊舉示諸方，文殊漏逗不少。嵩山不令而行，且道有何玄妙？千年松下茯苓，得者自然不少。」

「大地普觀都是藥，枝枝靈草總醫方。拈起口宣言殺活，直至如今藥道行。」

五祖演禪師示眾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

師拈云：「你還識他麼？不離這箇即這箇，我是阿誰誰是我？不審！不審！蹉過！蹉過！」

「三箇奴郎總一家，幾多卜度路頭差。虛空撲落呵呵笑，識得他兮莫問他。」

唐憲宗迎佛，舍利現五色光，百僚皆賀，惟韓愈端立。帝問曰：「百僚皆賀，卿為甚不賀？」愈曰：「臣曾看佛書來，佛光非青黃赤白等光，此是龍神荷助之光。」帝曰：「如何是佛光？」愈無對。古宿代云：「陛下問處便是。」

師拈云：「帝迎佛舍利，現五色光，眉毛罅裏，耀古騰今。愈曰：『佛光非青黃赤白黑』，見即成邪。可惜韓愈末後無對。若問嵩山：『佛光作麼？』吾即噓兩噓。」

「帝王法王，口放常光。一統乾坤，此土西方。」

宣州安國挺禪師因僧問五祖云：「真性緣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時師侍次，乃謂：「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真性緣

起。」其僧於言下大悟。

師拈云：「這僧只知開口問人，不知真性緣起，累他挺禪師道：『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真性中緣起。』其僧打失鼻孔。雖然得箇悟處，畢竟費力不少。且道未問已前，緣在何處？」

「寥寥孤月掛寒空，大地山河寂照中。開口便能成話墮，緣風吹入九霄宮。」

僧問雲門云：「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

師拈云：「雲門大師不妨奇特，看他突然一句子，疑殺天下衲僧；若道不疑，乾屎橛汝作麼生會？」

「雲門公案親提起，便使通身冷汗流。香臭不知何處去，虛空落地笑無休。」

趙州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州云：「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州云：「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禮拜。

師拈云：「趙州劈開古鏡，兩處分明；學人不識好惡，特地驚疑。汝還知趙州兩次入門便問：『有麼？有麼？』被這菴主豎箇拳頭，州便禮拜，豈不是趙州失卻一隻眼？然雖如是，因甚肯一不肯一？」

「趙州當路掘深坑，卻要行人自酌量。透得重關無別路，頭頭物物總家鄉。」

洞山到雲門，門問曰：「那裏來？」山云：「查渡。」門曰：「今夏在甚麼處？」山曰：「湖南報慈。」門曰：「幾時離彼？」山云：「八月十五日。」門云：「放汝三頓棒。」山明日卻上方丈，山云：「昨日蒙和尚放某甲三頓棒，某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山於言下大悟。

師拈云：「雲門把住放行，洞山不知失禮，來朝案款重供，當下一槌擊碎。雖然得箇悟處，未免落在雲門坑裏。當時震聲便喝，不致來朝結罪。」

「雲門太殺老婆心，放過烏藤未是征。明日再來重案過，果然頭角出群英。」

南泉因兩堂首座爭箇貓兒，泉乃提起貓云：「道得即救取貓兒，道不得即斬卻。」眾皆無對，泉遂斬之。至晚，趙州外歸，舉似趙州，州脫草鞋頂在頭上而出，泉云：「子若在，救得貓兒。」

師拈云：「兩堂首座無定亂之機，南泉乃有安邦之手，看他正令纔行，誰敢當場開口？趙州救得貓兒，來遲未為好手。嵩山拂袖

便行，且道救也不救？」

「白刃全提覿面揮，縱橫殺活逞玄機，命根落在渠儂手，救得來遲總是非。」

首山和尚拈竹篦示眾云：「汝等諸人若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且道喚作什麼？」

師拈云：「首山和尚兩頭截斷，中道不安，爭奈傍觀自有出身之路。且道那裏是他出身之路？就手奪來，劈面便打，且道喚作什麼？道！道！」

「拈來劈面便相呈，獻寶還他龍子孫，捧出摩尼光閃爍，人間天上最為尊。」

郢州芭蕉清禪師示眾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

師拈云：「芭蕉雖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要且不識拄杖子。若是這條拄杖子，阿誰欠少？渡水登山，挑包過澗，倒用橫拈，隨身受用。且道即今拄杖子在什麼處？」以手畫一畫，云：「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

「與奪縱橫顯此機，拈來渾不涉思惟，揭開佛祖無私眼，突出寒光滿太虛。」

溈山在百丈會充典座，百丈將選大溈主人，乃請首座對眾下語，出格者可之。丈拈淨瓶置地上，問云：「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什麼？」座云：「不可喚作木突也。」丈卻問山，山趯倒淨瓶而去。丈笑云：「第一座輸卻山子了也。」丈遂命山住溈山。

師拈云：「百丈滿地刀鎗，溈山通身是劍，一踢大地俱傾，直得雲開霧捲。海嶽山川倒逆流，輥出摩尼光閃電，嵩山即作眼中花，是非休向瓶邊辯。疾步歸來作者知，不將家醜傍人見。」

「乾坤一踢不留蹤，大智堂前暗號通。頭角崢嶸藏不得，英靈千古顯宗風。」

子胡示眾云：「子胡有狗一隻，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腳，往來者各自防避照管，喪身失命。」人至，喝云：「看狗。」

師拈云：「入門一喝，頭正尾正，擬議思量，喪卻性命。且作麼生入得他家門戶？」喝一喝：「阿耶！阿耶！」

「一喝門前三轉身，儂家犬子沒疏親，朝昏倚臥門限下，踏著迴頭咬殺人。」

瑞巖彥和尚每日自喚主人翁，復自應諾，乃云：「惺惺著。諾！他時後日莫受人謾。諾！諾！」

師拈云：「瑞巖翁自起自倒，主人翁阿誰不識？何須抱贓檢賊，聲裏尋聲？如未喚之時，主在什麼處？」

「惺惺喚省更惺惺，苦苦拘龍入鐵瓶。觸著自聲聲裏諾，乾坤翻轉作滄溟。」

僧問趙州：「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州云：「好合醬。」

「趙州活計得能忙，黑豆渾淪入醬缸。今日有來篩磨過，破砂盆裏響璫璫。」

龍潭吹燈。

「輕輕點出這些兒，耀古騰今爍太虛。兩眼明明無別物，方知宮殿有龍居。」

百丈野狐。

「落昧都盧在半途，一掌分明脫野狐。夢眼豁開無一物，不將罪福問孫吳。」

僧問雲門：「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門云：「對眾將來。」

僧云：「直得恁麼時如何？」門云：「照從何立？」

師拈云：「雲門大師一放一收，累及學人疏分不下。若問嵩山：『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當時振聲一喝，直教學人言下悟去。」

「教外無言號別傳，別傳心印訥無言，馬師一喝輕拈出，不屬瞿曇話正偏。」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無端播揚家醜。乾坤都在掌中，寒光射翻牛斗。」

「我腳何似驢腳，伸縮無非踏著。掀翻於菟草窠，臭皮襪子脫卻。」

「人人有箇生緣，大道不涉言詮。開口便欺佛祖，抹過東土西天。」

「生緣斷處無驢腳，驢腳纔行佛手伸。要識三關端的意，鷓鴣啼處百花新。」

行住坐臥。

「步步春風起碧天，腳跟不動到平田。自從踏著遮些子，那管人間歲月遷。」

「滿目青山看不休，白雲流水自悠悠。苑菴占斷蒼崖底，一片丹青畫未周。」

「幽然兀兀若痴呆，禪道經書口嬾開。有客過門休問話，葫蘆無地與君栽。」

「老朽終朝臥石床，了無閑夢到諸方。轉身不覺天邊日，又向紗窗透入房。」

靈光

「一點靈光漚內空，風吹漚動走西東。漚生漚滅原無動，漚破還當覺性同。」

昔有三玄頌，其語絕非老人面目，且與濟宗不侔，聞為後人攙改，茲姑去之，以附卷尾。

法語

寄雪山熙長老

我正閒時汝未閒，話頭今已落人間。高提鈯斧萬鈞重，付與新羅熙雪山。

寄仰山無念學首座

五派傳來臨濟宗，入門一喝露機鋒。老婆心切能容易，試看疑蛇變化龍。

又

竹篦倒握辯龍蛇，佛祖場中有作家。兩手展開親付囑，佳聲贏得震中華。

寄日照慧首座

金雞啼省覺心王，杲杲圓明耀十方。昇騰不息緣何事，要與眾生作眼光。

寄寶峰真首座

呂仙飛劍斬黃龍，一喝當前入地中。長老收看無用處，拈來分付與禪翁。

示虎丘圓首座

等閑坐斷死生關，寂寂如如得自閒。三十年來圓道者，清名從此落人間。

示應侍者

如如寂寂絕思惟，無古無今越太虛。會得箇中端的意，夕陽元不落山西。

送如大海

洪波浩浩廣無邊，潮去潮來納百川。昨夜冷光浮海底，澄澄湛湛水連天。

示上人

金鞭在手莫遲疑，進步逢人即便揮。冷地一鞭知落處，山河大地發光輝。

示淨慈性海真藏主

慧日峰前轉法輪，永明宗旨又重新。試看百千香水海，只消輕放一毫吞。

示虎丘現藏主

海湧峰頭笑轉身，五千餘卷若為論？遶床三匝敷揚處，堪作龍峰派下孫。

示徑山照藏主

靈光洞徹剎塵周，世界河沙海一漚。萬象森羅藏裏許，明明晃耀碧天秋。

示因禪人

竹篦觸背妙難藏，分付渠儂孰可當？信隱居山恁麼去，自然道價遍諸方。

示悟首座

徹悟心源達本源，學無前後悟為先。室中黑漆竹篦子，續焰聯芳千古傳。

示靈隱妙藏主

六十烏藤顯大機，三玄三要絕思惟。大愚脅下施三[祝/土]，萬像森羅展笑眉。

寄海舟慈首座

龜毛付囑與兒孫，掛角拈來問要津。一喝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

寄天界華首座

寶劍全提劈面揮，祖師心印鐵牛機。嵩山今日重拈出，分付渠儂繼祖衣。

贈陸鑽龜

汝鑽龜卜我鑽心，鑽透靈源直萬金。爆地一聲爻象露，六爻平靜絕追尋。

示正菴主

正信參禪且學呆，通身疑起震如雷。情忘意寂高提話，鐵作心肝頓豁開。

示普祥居士開肆

家珍剖出與君看，萬戶千門寶一般。賣與買人誰估價，須知覿面不相謾。

示就上人

涅槃心藏有何傳？七百千師總被穿。五葉花敷春爛熳，汝今休問棒頭禪。

示普明尼

百草明明佛祖機，黃花翠竹展忻眉。便從箇裏承當去，超越當年尼總持。

示本果尼

一花開發眾花鮮，花謝菩提果自圓。肯向給孤林下坐，清香拂拂滿祇田。

贈瑛首座

妙明真性本天然，箇事何曾有靜喧。問著西來端的意，烏藤六十顯三玄。

贈清首座

傳衣表法獄囚枷，無底籃乘死活蛇。撞著知音開痛口，同生同死會龍華。

寄源首座

鐵蛇昔日透龍門，吐霧興雲日月昏。掣電光中轟霹靂，騰身普雨潤乾坤。

寄寶藏首座

大愚脊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窟中獅子子，燈燈續焰古今傳。

寄果林首座

傳衣表法為人師，不是閒人說是非。實地參來心自悟，何妨語默涉離微。

寄懶牛菴主

得來與我結生冤，老牯當年懶向前。大地靈苗耕種熟，呵呵活弄手中鞭。

寄光寂照

覺性無生五蘊空，真如頓息幻包容。無同無異如如體，照用俱忘法法通。

示本澄尼

澄源湛寂絕痕瑕，妙在其中會也麼？若向那邊明辯得，不萌枝上散金光。

示信上人

三遭發問顯三玄，六十烏藤話未圓。卻被大愚親說破，至今不用棒頭禪。

示徒十首(內第二首即示正菴主，見前不錄。)

參禪猶似下弓窩，莫放他行蹉路過。寂靜徑來還是發，忽然驚覺笑呵呵。
安然坐定困茫茫，滯寂沉空正念忘。未待放參閒雜話，可憐空過好時光。
一箇話頭參到底，不須更做別生涯。若能念念心無退，智慧花敷不二家。
[打-丁+聿]轉面皮爺不識，情忘意寂好參疑。平湖湛水波中月，萬里寒光擁翠微。
道人誓不趁人情，截斷恩緣與愛憎。大戒不違心寂寂，真名三界福田僧。
不用相拘自坐禪，如初月出漸團圓。經行坐臥心無間，定證如來大涅槃。
聞板方思去坐禪，若能成佛待驢年。死生大事何曾舉，此等愚人莫與言。
打板拘他不坐禪，不憂大事縱心猿。披毛戴角都拼了，警策徒勞結死冤。
安然體健好參玄，大道何拘身少年。看他七歲黃梅老，歸來松柏已天然。

示出家十首

出家堅，戒精專，禮佛燒香習坐禪。佛祖也知無妄語，依行父母盡生天。
出家人，發真心，一寸光陰一寸金。莫把世間閒骨董，等閑埋沒少林心。
出家戒，諸病瘥，貪嗔頓息超三界。堅持戒律等金剛，邪魔外道不能壞。
出家客，達宗風，古今佛法沒西東。一句了然超百億，萬象森羅轉笑容。
出家主，無散聚，色身外相分男女。赤白青黃體上衣，靈通佛性皆相似。
出家難，沖玄關，難中有易易中難。兀兀頓忘塵世念，呵呵一笑悉超凡。
出家人，莫因循，物物頭頭合本真。運水搬柴親薦得，鐵樹花開別是春。
出家守，莫游走，既是參禪施毒手。鐵壁銀山盡打穿，草木叢林獅子吼。
出家僧，任騰騰，大道玄玄息智能。了了明明無可立，心心無法續傳燈。
出家仙，達無傳，西來祖意宜何宣。棒喝交馳談般若，永祝皇圖萬萬年。

佛祖讚

釋迦佛

如來誓願化三塗，錯降王宮出路無。不得淨居天子力，至今同我是凡夫。

釋迦半身

依舊無端下雪山，將何憑據示人間？全身不立乾坤別，破盡有情生死關。

出山相

雪嶺堆堆坐六年，無風起浪出人前。未拈花已先微笑，教外何曾有別傳？(松澗求)

又

眾生未度出雲霞，一見明星眼裏砂。大地雪山春色轉，人間何必更拈花？(明禪人求)

魚籃觀音

西來祖意覓無縱，盡在盈盈信手中。拶破魚籃真好笑，白鶖飛過海門東。

童真觀音(頂上梅月)

，

善財敬禮觀音相，碧玉巖磐事大差。要見童真端的處，廣寒宮裏笑梅花。(裴惟德求)

又

三十二應，神頭鬼面，喚作觀音，童真示現。善財龍女喪家風，碧玉巖前通一線。(南大師師求)

涌壁觀音

碧玉嵓前，寒波浪起，鳥啼花笑，風生竹尾。圓通極處了無聞，龍女善財齊側耳。(晦巖求)

梵相觀音

改頭換面，三十二應，喚作梵相，虛空安柄。要見大悲觀世音，全身坐斷大圓鏡。(新禪人求)

觀音

白浪生神足，衣珠汎海風。普陀山頂月，無處不圓通。(欽侍者求)
玅音觀自在，海月印無心。龍珠光奪夜，善財仔細尋。盡大地人無覓處，浪花堆裏聽潮音。(裴惟賢求)
碧玉巖前，玅觀自在。大圓鏡裏，了無罣礙。鶯啼柳眼舞春風，兒童更在乾坤外。(如禪人求)
人人有箇觀音相，童子何勞向外看？當處必然開活眼，梅花影裏逼人寒。(裴學正求)
海底泥牛翻白浪，善財龍女禮慈容。若將此是觀音相，頂上圓光又一重。(玉澗求)

玉石未分明皎皎，妙觀自在體如如。巖前已有花含笑，翠竹搖風拂太虛。(相禪人求)

源上人讚

東州敗闕過西州，兀坐柴床得自由。想汝別無奇特處，一生偏愛杜田頭。

壽上人讚

也不讚，也不罵。有耳如聾，有口如啞。萬古一青松，蓋覆四天下。

昱上人請讚

遮頭陀，有甚德？不是寒山，亦非拾得。手握竹篦，口生荊棘。胡揮亂打，佛也不識。咄！面目分明，是什麼物？

維摩

不二門，誰能道？老維摩，入荒草。頓嘿然，未為妙。把住云：道！道！道！

達磨

西來特地見梁皇，不了依前暗渡江。面壁九年無活計，豁然雙眼逼神光。(慧禪人求)

童真五祖

面如滿月，困似泥團。童真非五祖，法界一齊觀。泥牛無覓處，爐香貝葉逼人寒。(空禪人求)

五祖

有孃生，無爺姓，一點心明似鏡。濁港灘頭記宿歸，青松以滿東山嶺。

六祖

擔橫肩，入市廛。舂米白，鏡非妍。三更得後成何事，嶺上風光不亂傳。

布袋

憨布袋，覓人錢。祖師意，亂相傳。將蓆鋪，開市廛。怜俐漢，見不見。

又

彌勒笑嘻嘻，問渠知不知？全身倚布袋，兩眼挂須彌。(咄！)率陀宮裏到人稀，隨處花開香滿衣。(傑禪人求)

朝陽

破衲襖，沒兩般。穿得透，補得完。抖擻看，骨毛寒。

對月

心戀倦，意幪幪。本無字，讀不通。回首看，日東紅。

蜆子和尚

笊籬日向江邊攄，不得蝦兒未肯休。人問西來祖師意，酒臺推出冷相酬。

船子和尚

一橈打落洪波裏，即要男兒自點頭。掩耳得來獨歸去，踏翻船子一齊收。

趙州

趙州直截，開口見舌，擬議得來，虛空迸裂。(安禪人求)

警策

大凡參學做工夫者，先將平日所知所見、人我利名盡情掃卻，然後將本參話頭頓在目前，行住坐臥時也參、著衣喫飯時也參、屙屎送尿時也參、靜鬧閒忙時也參、喜怒哀樂時也參，但於十二時中心心無間、念念相續，不忘這箇話頭，須是大起疑情，大疑即大悟、不疑即不悟，悟即悟自本心、明即明自本性。古人云：「佛見、法見是二種鐵圍山，若有所見盡成其障。」所以證道歌云：「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此事不論根性利鈍，只要信得及、行得切，時節到來忽然觸著磕著，洞明大事。祖師云：「我本求心不求佛，法界元來無一物。」佛者，覺也。如何是覺？囚！呵呵！方知此語實無妄也。且道笑箇什麼？經云：「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佛。」然雖如是，須經大善知識爐烽煆煉，將來方可續佛慧命。(謹參！謹參！)西來直指正單傳，自念參疑意廓然，今古上乘無別法，盡皆心悟未生前。

破衣歌

野禪和，超因果，把茅蓋頭癡呆坐。肌寒體露不知羞，八面狂風峭直過。赤洒洒，淨裸裸，孃衫著久風吹破。真如面目本天然，笑道修行求佛做。有因果，無因果，疑是疑非招殃禍。著衫脫褲露真常，靈通實性難包裹。孤峰頂，隱泉坡，無常老病誰能躲。或寒或熱任交煎，且自長伸兩腳臥。披白雲，風吹裸，寒灰撥散無星火。人間多少好相那，仰面看渠誰識我。比榮華，少什麼，寸絲寸線頻難捨。不用千羅萬兩綿，青州布衫只一箇。忽有緣，撞著嗄，眼光迸出天來大。手中執顆爍光珠，大地山河皆照破。東峰行，西峰坐，諦觀日月穿梭過。未曾折亂三斤麻，著破孃衫知幾箇。南州生，北州大，父母未生誰是我！恩愛頓忘真出家，忍衣法空如來座。建法幢，立香火，堪笑堪悲老達磨。九年面壁向西歸，不得神光至今坐。拋隻履，露齒牙，身衣襤縷往回家。香至國王多富貴，且歸宮裏受榮華。通智勝，坐道場，梵眾衣裧奉殿香。體煖安和心意樂，千生萬劫不思鄉。曠大劫，未為長，繫珠何离七斤裳。傳布種麻栽石上，毳衣從棄火中央。經行坐，絕思量，隱山誰笑破衣裳。熱即捲簾寒放下，西天此土統家鄉。

師平常三等接人，凡人來便云：「在那裏來？」或云：「吃飯也未？」或云：「幾時到此？道！道！道！」此語三十年未曾有人道得。若於此語一一道得明白，許你親見萬峰和尚。

慈光寂照圓明利濟萬峰大禪師塔銘

一真法界，萬象無跡，妙有不有，真空不空，寂而常知，無機不備，洞照十方，含包天地，故名大覺。吾佛證斯，開方便門，示真實相；迦葉得斯，破顏微笑，越正法眼；少林得此，面壁九年，與可安心。以三即一，以一即三，四七二三，皆證此也。佛佛相印，祖祖相傳，衣缽可藏，而法不容泯。曹溪付與南嶽，嶽授與馬祖，祖得百丈海，海得黃檗運，運得臨濟玄，一花五葉，從此而分。臨濟、溈仰、雲門、曹洞、法眼，濟得黃檗親傳。古云：臨濟正宗一十八世至高峰妙公，公得雪巖欽公心印，居天目山獅子巖，三十年不出死關，四方從者雷動海湧，鮮有昇其門者。唯中峰本公深造閫奧，以得其訣，通博無礙，以大辯才息三教之有、破六宗之執，王臣慕仰，帝道施恩，入室弟子以數十計，惟千巖長公得其法爾。巖得其傳，居義烏伏龍山，建大伽藍，學徒恒數百人，攪動江山，名傾宇宙，齊、魯、燕、趙、秦、隴、閩、蜀，外而日本、三韓、八番、羅甸、交趾、琉球，莫不奔走膜拜咨決，惟萬峰禪師一人最為上首。師諱時蔚，號萬峰，溫州樂清縣金氏子。母鄭氏，夜夢白氣亙天，因時懷妊，癸卯八月二十九日午時生。母晚年生師雙子，師得第二，母欲棄之，有姊金氏鞠以為子。年始七歲，父母俱喪，忽一夜自睹白光滿室，賢愚莫能知之。十三歲，依本縣演慶寺昇講主出家，十六歲為僧。因看《法華經・安樂行品》云：「在於閑處修攝其心。」師有省，問講主：「此語如何解說？」講曰：「世尊教你向山間林下結庵辦道。」師聞其語，不勝欣喜，長時打坐，兀兀如癡。講曰：「汝非吾宗人也。」令師遊方問道。年十九歲，更衣學禪，受具足戒。遊於兩浙，至杭州，聞虎跑止巖和尚道譽，遂往禮拜請益。巖曰：「因甚參禪人不悟真性，逐日區區打鬨過了也？或三五成群，說長老如何？或三五成群，說叢林好惡，一向不在己躬下做工夫。若要了悟上乘，切要真參實學，從頭開發一遍。」就付三不是公案，巖云：「便從這裏晝三夜三，心心無間，念念相續參去。」師得開示，夜不寢席，日不涉緣，以經數月，未得其決。復回明州，達蓬佛跡山，卓居辦道。正在疑網中，忽聞寺中宗律師舉：「百丈問溈山云：『不可喚作淨瓶，喚作甚麼？』山踢倒便行。」觸發疑情，不覺囫地一聲，打破疑團，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非一切世間境界可比，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咄！這鈍漢正好為渠三十棒，本來見成，何有許多周折？頌曰：「如來臘八睹明星，也是將蝦作眼睛，為有遠孫明悟處，日輪當午豁然明。」自厥之後，徑往華頂峰無見和尚處求其決擇。見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上前問訊，叉手而立。又問：「如何是道？」師

云：「道無可道。」見云：「不道又不道箇甚麼？」師云：「正要和尚疑著。」見云：「疑著即錯。」師云：「不疑亦錯。」見便喝，師亦喝；見又喝，師亦喝，拂袖而行。見云：「侍者！侍者！你雖悟得箇真性，年紀小在，未可印證你來。汝且居山十年、二十年，我自令人來取你也。」其年二十六歲。復回達蓬數載，自後竟無消息。師忽聞虎跑止巖和尚圓寂久時，師遂往掃塔，偶宿靈隱。旦過，忽聞方殿主舉千巖和尚一頌云：「斷崖和尚春圓寂，無見知翁夏亦亡。畢竟有生還有死，千巖不久也無常。兩輪日月如梭過，一合乾坤是磨忙。寄語諸方參學者，莫教蹉過好時光。」一聞便知來意，一同本僧直造伏龍相見。和尚纔入門，便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將坐具打一圓相，叉手而立，問荅不錄。偈呈：「南泉不是惱人心，有要將心去捉心，不是我心不是佛，性空寬廓有何尋？」師允諾，就命堂中第一座，辭不獲已，黽勉秖領。忽一日，和尚陞堂，舉：「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師出眾，震聲一喝，拂袖而行。和尚示偈云：「鬱鬱黃花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峰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師見偈，從此退職，遂往蘭溪州嵩山結菴辦道。奈何十方雲水交參，四海高賢咨決，千巖令人持書相招。「前日堂中大眾問老僧：首座如何不來走遭？以見眾人之心歡喜。老僧門下得人，你如何執坐於此？」以知斯意，師念愚魯，於宗無補，不敢妄為擔荷大法。後於壬辰三月二十四日，和尚令源藏主送法衣頂相來，巖云：「老僧袈裟一頂送與嵩山蔚長老，略表叢林之道念，非諸方兜法子者也。呵呵！」師得法之後，因浙東田少山多，不堪著眾，又遭三年亢旱，繇是行錫蘇州，遊翫水山，乃見光福鄧蔚山，山水相拱，龍虎盤旋，朱雀導而玄武從，陰陽合而子午正，刱建道場，鋪舒厥志。三十餘年，道風遍布，如谷應聲，往來雲水，靡間賢愚，駢集座下，致無虛日。於洪武辛酉正月十五日告眾曰：「吾今時節至矣，大眾切莫遠去。」門人駭然不散。後於當月付囑衣法與眾弟子，門人行宗問曰：「和尚會中幾人得法弟子？」師示偈曰：「慈悲無念，華開果熟。因地分明，慧寶致囑。清徹源源一派流，千古萬古來相續。」付法已訖，此日京都西天師父令慶侍者來報師，欲以奏聞，請師相見，一一應荅，酬謝以畢。明日二十九日乙卯午時，付囑門人曰：「如今已得，須向山間林下鑊頭邊接引一箇半箇闡揚吾道，報佛恩德，不可攀高接貴，輕慢下流，逐利追名，迷真惑道。如今末法將沉，汝等切須仔細。」道了，結跏趺坐，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語畢而逝，春秋七十九，僧臘六十夏。停龕十三日，肢體溫如，形容儼若。門人普鑑等取二月十三日巳時，門人普鑑等奉全身瘞於院西涅槃山之永光塔，四眾弟子哀

聲動搖山水。師一生清苦，莫能言之，衲衣蒲履，錙銖不蓄，數處開山，略無顧盼，學徒皆稱菩薩，不呼名諱，受化僧俗莫知其數。室中舉古驗今，直截根源，並無剩語，所有示眾語錄、送行法語不肯留傳，但曰：「從上佛祖種種言說，句句朝宗，言言見諦，後學初機略不聽從，況吾區區杜田話柄乎？」悉付火燼。門人記錄，略成文卷，仍行於世。門人普壽敬持行實，勉余請銘。余才輕德薄，不敢汙禪師之德，自念為師嗣法弟子海舟和尚座下參學久矣，況吾祖父亦授天目中峰和尚戒諭，往來不徹。余一日請問海舟曰：「《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舟舉手云：「經也，月也，指也。」余憒然，舟拍案一下云：「月落寒潭。」因而有省，乃知月指不別為經，從此知師之道非凡情之所測也。了知一月當天，本無標指無指，恐觀者不睹真月直指之言，智者觀之有進，故述其銘。銘曰：

天目穹隆，　大道盤宗。　至高至妙，　本乎其中。
千巖一隕，　卓然萬峰。　夢感母妊，　瑞應童蒙。
爰自落髮，　性智圓融。　一聞妙義，　聲入心通。
虎跑回首，　歸隱達蓬。　機觸百丈，　頓悟真空。
靈隱逢方，　道契伏龍。　遍歷殊勝，　罔克愜衷。
相彼平江，　山水之邦。　蔚山秀拔，　群峰頡頏。
登臨一覽，　終焉允藏。　坎離中正，　龍虎超驤。
大展厥志，　洪肇道場。　天人擁護，　聖凡讚揚。
徒眾雲集，　躋躋蹌蹌。　援溺扶蹶，　道念遑遑。
寒之裘裳，　飢之膏粱。　汲引將來，　山海梯航。
維踵接跡，　靡閒遐方。　世有餘春，　其道大昌。
為人天師，　宜壽無量。　八旬相將，　偈說無常。
瘞院西傍，　涅槃之陽。　位正玄堂，　甃塔全藏。
維石昂昂，　松柏蒼蒼。　石爛松枯，　斯塔永光。

（弟子普壽、普福、普堅、普隱、西序、　普持、普華、普榮、普慈等立石）

聖恩禪菴開山祖師萬峰蔚公傳

承德郎刑部主事永嘉陳亢宗述并書篆

師諱時蔚，字萬峰，出溫州樂清金氏。母鄭，夢儒釋二人入其寢，覺而生二子。師居末，適有光燭室，鄭懼欲弗舉，其姑保而育之。襁抱中見僧，輒微笑作合掌態。父母度不可留，使禮越之永慶寺昇講主為師，時年十一。嘗誦《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

滅相」，忽有省。遂入杭受具，參止巖禪師於虎跑，示以南泉三不是語。別入達蓬山，卓菴佛跡寺古址，晝夜究竟巖語，至忘寢食。一日，寺主宗律師舉似溈山淨瓶公案，觸所參，即說偈云：「顛顛倒倒老南泉，累我工夫卻半年。當下若能親薦得，如何不進劈胸拳？」遂往見巖，詰前語，獻偈云：「南泉正是惱人心，更要將心去覓心。不是心兮不是物，性天寬廓有何尋？」復之華頂，訪無見睹公。見問：「從何處來？」師云：「從杭州來。」「曾見何人」？師云：「止巖和尚。」「有何指示？」師云：「南泉三不是。」見云：「我這裏南泉三不是即不問，如何萬法歸一？」師云：「從生至死皆無一。」又問：「如何是一歸何處？」師近前叉手云：「不審。」見云：「且居山保守。」還返達蓬，獨處者十稔。已而往伏龍山中，謁千巖禪師。初入室，問：「將甚麼與老僧相見？」師豎拳頭云：「這裏與和尚相見。」巖問：「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云：「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映潭。」巖復云：「莫要請益受戒麼？」師即掩耳而去。明日，巖請眾斫松，師拈圓石作獻珠狀，云：「請和尚酬價。」巖云：「不直半分錢。」師云：「瞎。」巖云：「我也瞎，你也瞎。」師云：「瞎！瞎！」即說偈云：「龍宮女子將珠獻，價直三千與大千。卻被傍觀人決破，誰知不值半分錢？」巖顧昭首座曰：「蔚山主頗有衲僧氣味，煩請歸堂。」比佛誕日，巖上堂云：「今日有三種好事：一者、世尊降誕；二者、天道晴明；三者、有大施主設齋。若向此三種好事上識得老僧舌頭落處，日消萬兩黃金。」師從西過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中天，天中天，釋迦彌勒誰後先？」巖云：「大師子吼過了也，還有小師子麼？」未幾，復還佛跡，巖遺以衣、拂各一，并偈一首，見千巖語錄中。既而移居嵩山，閱九載，巖三為手書招之，所以愛重期待者甚厚。比至，請與分座，尋返嵩山，巖囑云：「汝緣在浙西，可往化導，大振吾宗。」遂以元末己丑年入吳，凡三築精藍，卒之袁墓鄧蔚山中，卓錫半山，斬蒙冪結菴居之。久之，四眾歸嚮，乃搆為大伽藍，號曰聖恩。自是緇素奔輳，遠邇雲集，師隨機開導，俾滿意欲，初不為雕琢語，故人益慕而信之。一日，忽沐浴更衣，召眾訣別，書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遂趺坐而逝，時洪武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也。龕留十有三日，顏色如生，傾城聚觀，膜拜瞻嘆。其徒普壽等，奉全身合二缶，瘞菴之西崗，遵治命也。師貌古而清，髭鬚疏秀，寡緣飾，千巖稱其純粹質樸，有古人氣象，深得之矣。師歿垂四十年，吳人無少長，咸知遵慕其行，嘉、湖諸郡，至有繪像而事之者。其生卒之辰，遠邇畢集，如其生時。而傑閣重樓，逾增舊觀，焚修之徒，數常滿百，歸然為一

大叢林，雖宿號名山盛剎，或未之能先焉。巖所囑者，益又驗矣。師平生未常讀書，惟以深悟自得，其形諸語默者，俱能刊落浮華，而一踐乎實。其徒普壽等，輯為萬峰語錄一帙，鋟梓流行，然非師志也。其所度弟子若干人，得法弟子若干人，而勝學無念者，獨號能紹其傳云。贊曰：昔中峰普應國師，以臨濟正宗，振耀天目，得其心印者，弟子千巖也。千巖再傳，而師實承之。厥後無念學公，復親受師衣法之付，受知太祖高皇帝，龍章寵錫，雲漢昭回，天目淵源，遂為有托，師所付得人矣。嗚呼盛哉！
永樂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徒弟比丘智璿立石。

萬峰語錄後跋

嗚呼！三百年來，天下老和尚之真精神不得見其大全也，審矣！何則？自元迄今，義學橫出，遮障宗風，每議語錄不應出自身前，故多後人竊錄，漫附己意，稍于一字一語差池，則毫釐千里，於文或妙，於宗則失。故國朝語錄，宗旨不備，多致湮沒。間有好事者翻刻舊錄，又以改削宗旨為自任，妄意增損，無從訂正，則傳燈一脈漸為微弱，良可慨也！茲萬峰禪師語錄，二百年餘幾經重鋟矣！觀其三玄頌，不以臨濟之三玄而蹈玄沙三玄之名，則誤矣！至若第三玄，則曰：本來無一物，萬象盡蠲蠲。若此，正六祖未徹悟時語，通身座主見解也，豈臨濟第三玄之旨哉？予詢其來，則草本傳自他家，種草不得不辯，特因姑蘇脫塵萬居士施貲重付諸梓，而出其疑案於卷尾，為後之明眼者證所異，宗旨載明，玄風永扇，為祖燈之光燦不替云。
時崇禎三年庚午元旦，鄧蔚天壽聖恩禪寺住山比丘法藏志。

附出三玄原頌

句中玄，孤雁唳長天。瀉出無生曲，隨方解逐圓。
體中玄，無正亦無偏。容光吞萬象，獨露水中天。
玄中玄，維摩頓默然。本來無一吻，萬象盡蠲蠲。
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公達善復銘師塔，尋出補刻。

附刻東明寺虛白慧昆禪師塔銘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前太子賓客兼國子祭酒毘陵胡濙譔

中順大夫京府丞前翰林編修東吳朱孔陽書

師諱慧昆，字東明，號虛白，姓王氏。其先湖廣人也，父為丹陽稅課司副使，遂家焉。母黃氏，方娠，一夕夢僧頂包入門。及產，師有異質，警悟不凡，經書過目，即能成誦。甫七歲，嘗夢坐稠人中，揮麈談論。醒以告母，母曰：「此僧家說法象也，他日令汝出家。」年十四，即禮邑之妙覺寺僧性某湛然為師。湛然問曰：「汝為何事？」答曰：「作佛。」然大奇之。既為落髮受戒，晨夕精進，服勤三載。值湛然轉江西疏山住持，時聞松隱唱導雲間，即往咨叩其心印。至一小庵，自誓曰：「我今若不徹證，決不復回。」遂禪定。至六日，方出定。舉首睹松，豁然有省。自此晝夜無睡，坐如鐵幢，故諸方號之為昆鐵脊。尋又至蘇之玄墓山，見果林和尚，針芥相投，然後指示見寶藏持禪師。師具陳悟因，藏斥之曰：「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那裏泊在此處？」師遂親炙於座下。藏一日問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藏呵之曰：「汝在此許多時，還作遮個見解？」師乃發憤，忘寢食。至第二夜，驀然徹法源底。遂呈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藏笑曰：「雖然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既至，其理自彰。」師受囑別去。至永樂甲申歲，登天目，結千日期。期滿，至昭慶受具。戊子，訪安溪古道場道通禪師遺蹤。師見其峰巒秀拔，遂有終焉之意。山之先住靜人，恐其侵據，鬱悒不樂。夜夢神人告曰：「汝不可輕慢此僧，後當大建道場，弘法度人。」師於山中入關，一住三十餘年，影不出山。道風揚播，緇素信向。四方請益者接踵，雖耆年宿衲，亦爭趨座下。蓋其誨迪獎勵，未嘗少倦。有疑而決者，析以片言，莫不冷然省解。是致檀施填委，學徒雲集，恒至數百。因居所狹隘，不能容眾。宣德丁未，遂拓基營繕。不二年間，殿堂、門廡、禪室、方丈、鐘樓、庫宇、僧寮、庖湢，凡所宜有者，靡不畢備，遂成一大叢林。宣德乙卯，欽蒙賜額為東明禪寺。復為度僧，俾奉香火。至于己未，罄以檀那獻施羨餘財帛，重建淨慈佛殿。辛酉六月廿有七日，命齋僧眾。眾知師意不久住世，請師留偈。師曰：「一大藏教無人看著，爭用得遮幾句閑言語？」至二十九日辰時間，辭眾跏趺而逝。停龕七日，顏貌如生。官貴僧俗扶送者數千人，依法茶毘，獲設利無數，明瑩如珠。眾函遺骨，并設利葬於山之東塢而塔焉。師世壽七十，僧臘五十有五，弟子僅百人，受戒者、請誨益者數萬人。蓋師平昔訓誨學徒，無分高下，隨機設變，各以其病藥之。若遇初機，則和顏悅色，軟語恬言，使人醉心快意，如坐春風中。及其較勘宿學，務必辯其淺深，究其源委，毫

髮不容虛偽。苟有果能進道者，解衣推食而勉之。至于屠臘之輩，遇師訓誨，無不改惡遷善。唯其道力強固，解行兼全，以身任道，務在闡揚宗旨，志在利他，有扣即應，故能致人信向皈依，如是之多。今其上首本寺住持覺明，令僧智宗、智鑑，齎天竺靈山住持臨川妙品，狀師行業，徵余為銘。余於宗門未嘗究竟，罔措頌美之辭，特摘狀所實為銘，庶幾不失其實，俾末學得以瞻承遺範云爾。銘曰：

大雄宗教，　昉於四域。　流入中華，
四海洋溢。　初祖達磨，　單傳直指。
返照迴光，　佛即在是。　惟師克紹，
挺然負荷。　豎立法幢，　作大依怙。
四眾學徒，　川奔雲集。　化如時雨，
罔不霑及。　賴慈方便，　人咸信向。
各領奧要，　得意忘象。　卓哉東明，
大元厥宗。　世緣既盡，　委順而終。
山之東塢，　崇崇窣堵。　勒辭[王*貞]玟，
垂休萬古。

己巳秋七月望日本寺徒弟比丘　覺澄　覺明
覺泉　覺淨　覺曇　覺圓　覺海　覺真
智林　智誠　智滿　智宗　智庚　智鑑
智茂同立石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